

「梦魇」

系列 · 人物卷

千秋功罪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11
E251
407

千秋功罪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

★ 210023 ★

图书馆藏书

(川)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解 伟

封面设计：解建华

技术设计：何 华

“梦魇”系列·人物卷

千秋功罪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新都一中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1/32 印张 17.75 插页 5 字数 420 千

1993年7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2次印刷

ISBN7-220-02143-7/K·281 印数：20001-25000

定价：11.80元 (限国内发行)

编者:袁浩 建民

作明 兴民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师东兵 | 彭真在“暴风雨”前夜 …………… (1) |
| 2 | 力平 | “文革”中的周恩来 …………… (34) |
| 3 | 王振贤 | 国防部长的手杖
——记“文革”中的张爱萍将军 …………… (71) |
| 4 | 计三猛 | 一个红卫兵和他的元帅父亲 …… (125) |
| 5 | 尹家民 | 劫难岁月里的黄镇大使 …………… (151) |
| 6 | 梅志 | 我和胡风在“文革”中 …………… (180) |
| 7 | 夏侯建 | 吹尽狂沙始到金
——廖沫沙在芳山 …………… (200) |
| 8 | 吕优编 | 容国团的最后一天 …………… (237) |
| 9 | 王世岚 | 当代野人 |

-
- 血与泪的回忆 (246)
- 10 安文江 我不忏悔 (273)
- 11 王冬梅 被埋葬的青春梦
——一个知青典型的自述 (347)
- 12 赖 祥 她离开北戴河之后 (373)
- 13 宋 群 “典型”的悲剧 (412)
- 14 艾 群 崩大富的罪与罚 (425)
- 15 林青山 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(436)
- 16 刘 烺 江青视察记 (469)
- 17 朱通华 “四人帮”的一匹好“马” (480)
- 18 戴嘉枋 于会泳：一个音乐家的毁灭 (517)
- 19 艾 群 乱世狂女——聂元梓 (535)

彭真在“暴风雨”前夜

师东兵

北京电报大楼的钟声刚刚敲过八响，火球般的太阳早已驱散东边的云层，悬挂在透蓝的天空中。

彭真走进办公室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坐下来，他要集中上午的时间处理全市有关方面的请示报告，连续几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，使他已经有点着急了。现在是9月下旬，再有三个月，辉煌的1965年就要过去了。

“彭真同志，我想找你谈件事。”

彭真一抬头，原来是副市长吴晗，他那灰白的头发在电风扇的吹拂下微微颤抖，眼睛里透出困惑的神色。

彭真看出这位学者、教授的脸色非常痛苦和不安，好像有着重重心事。便微笑着指指案头的文件，说：“尽量短些，这些都是上午要处理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忙，但这件事不找您是不行了。……市委大概对我不怀疑吧？”

彭真哈哈笑道：“党怀疑你怎么会让你当北京市的副市长呢？放心吧，党对你信任的，了解的！”

“可是，我听到一些风声，说有人要批判我，正在积极准备着。”吴晗叹口气，坐在旁边的沙发里，眼睛盯着彭真在沉思。

“奇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彭真收敛了笑容，很严肃地说，“吴晗同志，你现在是共产党员，你应该相信组织，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。你的工作，总理、小平和我，都是清楚的嘛。放心吧，你要是有了问题，我这个市长就是总后台，一切责任我来负！放心吧？老吴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不要杞人忧天嘛。”

“可是，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！”

“什么来头不来头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就是党中央的主席也要讲真理！”彭真有些激动地站起来，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，说：“现在我们党内有少数人就喜欢踩着别人往上爬，想靠批名家出名、捞资本，你不要理他们，脚正不怕鞋歪嘛。”

几句话，使吴晗脸上的忧云为之一扫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……我也有好多工作要干，不打扰你了。”

送走吴晗，他又坐回办公桌旁，重新批阅那一大堆文件。不知怎的，吴晗那张焦虑、苍老的面孔总是在他眼前转悠，虽然他安慰了他，但他觉得，吴晗作为一个对历史颇有研究的专家，总不会听到一两句流言蜚语而焦急不安吧？莫非他果真听到了什么风声？想到这里，他后悔自己刚才匆匆打发走了他，没有详细地问个来龙去脉。他觉得屋子里有点沉闷，站起来打开了全部的窗户，只让深绿色的窗帘遮住了射进来的阳光。他的目光停留在墙壁上那张巨大的北京市地图上，那是他的管辖范围。从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一个直辖市，但它是新中国的首都，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密切地注视着这里。

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，显得果敢而善断，敢作敢为，认定一个方向而决不后退。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才能，从新中国成立的16年来，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变动。不过，近几年来毛泽东不断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，使他越来越感到驾驭北京形势的困难，可他还从来没感觉到中央有什么重大决策会对他有什么隐

瞞或封锁！难道这次会有什么例外？想了半天，他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，他给邓拓打了个电话，约他晚上来家一趟。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，负责北京市的宣传、文化、教育工作。他可能了解一些吴晗的思想脉络。

彭真刚吃完晚饭，邓拓就按时赶到。他穿着一件白的确良短袖衬衣，清瘦的脸庞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，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搧着闷热的空气，见了市长还是那副随便、平和、笑嘻嘻的面孔：“彭书记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什么新的布置？”

“毛主席讲：‘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’。还不是老话重提。”

“是不是有所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邓拓打个沉，又问：“吴晗同志找你了吗？”

“我找你正是要谈这件事。吴晗今天上午找我，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。你清楚吗？”

邓拓的神情严峻了，手中的扇子停下来，坐在客厅的沙发里，等彭真关上门坐定才轻声说：“吴晗同志听到点风声，说有人要组织文章批判他五年前写的剧本《海瑞罢官》。”

彭真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问：“是谁要批？”

“江青！”邓拓压低声音，小得只有两个人能听见。

彭真两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：“又是她！”

“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，有些人没有答应她。听说她到上海活动去了。”

彭真没有说话，激动地站起来，在客厅里转了个圈子沉思着，好大一会儿才说：“《海瑞罢官》有什么批判头？吴晗又有什么了

不得的问题？一个脚踏实地、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。再说，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，这又错在哪里？我说的不知对不对，邓拓同志。”

“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”邓拓的情绪受到感染，白净的脸膛立刻涨得通红，站起来说：“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，他在政治上很可靠，人也老实，批判他天理难容！”

彭真仰起头，盯着天花板思考片刻，缓缓坐在沙发里，低沉地说：“我要抽时间和毛主席好好谈谈，最近几年那个女人管事太宽了。我这个市长如果连手下的干部的正当权利都不能保护，还能搞好什么工作？那我这个第一把手就当得太窝囊了！”

邓拓眼睛一亮，他不但从彭真身上感觉到了力量，而且吸取了勇气。他觉得，有这样的干部挺身引路，勇于负责，他们这些搞具体工作的人心里就踏实了。前两年，江青向北京市委提出要“试验田”搞京剧改革，起初邓拓还陪着她一块看戏、看电影，但很快他对她的指手划脚感到厌烦了，他感到她身上有一股咄咄逼人的盛气。要按她的说法，解放十五六年来的文艺界简直是一团漆黑。这是他无法忍受的。碍于情面，他不便公开顶撞她，只好借口自己有偏头疼的病，不再陪她看戏了。江青发怒指责邓拓为什么躲着不见她，彭真板着面孔回答说：“是我派他搞另外的工作去了。他没时间陪着你到处转圈子。”气得江青直咬牙。市长的解围，却给邓拓解除了一件苦差事，他从心里尊敬他、感激他。他想，如果中央的领导人都像彭真这样从政治上、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，新中国会是多么一幅生动活泼的图景啊！

中南海的夜晚的确很美。

那清澈如镜的湖面和雄伟壮丽的建筑，在月光下分外静谧和神奇。穿过“菊香书屋”，有一个临湖的大院门。门上雕着“静谷”两个大字。院内松柏苍翠，鲜花放香。离门不远的连理柏下，

站着一个人。他，上身穿着白衬衣，下身着灰裤子，月光射在他那高大的身躯上，更显出他那宽阔的额头下那双明亮的眼睛。他沿着弯弯曲曲的碎石小径踱着步，像欣赏一件件艺术品似地观看着院里的景致，左手拿着一本线装本的唐诗集注，不时翻开看看，然后反剪双手，在院落里悠然散步。虽然夜已很深了，可是他却毫无倦意。

“主席，江青领着上海的两位同志看你来了。”秘书走到毛泽东跟前，小声说。

“让他们到这里来。”毛泽东停住步，伸出胳膊看了看表，时针刚好指在零点上，显然他是在等待着他们。他刚转过身，就见江青风风火火地走过来，她身后跟着两个人。月光下，一个中等的个子，削瘦的脸庞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玳瑁架眼镜，穿着中山装，显得很有风度。毛泽东认出他就是张春桥，上海市委书记处主管宣传、文教的书记。他的后面，跟着一位头戴蓝帽子，身穿浅蓝中山装的中年人。他的身体有点胖，大概是头一次到这儿的缘故吧，显得拘谨，不自然。

江青谈笑风生地从中介绍：“这位是春桥同志。他呀，主席，你绝对想像不到，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姚文元哪！”

“哦，姚文元！”毛泽东两眼一亮，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你的文章我读过几篇，写得很厉害哪，很有辣椒味。我以为你长得三头六臂、青面獠牙呢，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，是红秀才！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

警卫员搬来几把椅子，毛泽东很随和地招呼他们坐下，饶有趣味地说：“写文章也和大自然的花草一样，必须有自己风格。那些四平八稳、夸夸其谈的东西我最不爱看。文元同志，你平时最喜欢读谁的文章啊？”

姚文元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最喜、喜欢读主席的，主

席的，还有鲁迅。”

张春桥悄悄拉了他一下衣角，示意他坐下，说：“你不要紧张，主席最喜欢轻松地和人谈话。”

毛泽东微笑着说：“鲁迅的文章你们要多读多研究，特别是晚年他写的那些杂文，很有战斗性和革命性，尖锐、泼辣，没有片面性。”

江青插话说：“这次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就是文元同志执笔的，已经到了九稿了，还在修改。”

毛泽东的神情严肃起来，他掏出一盒大中华香烟，给张春桥递过去一根。张春桥马上划着火柴，给毛泽东把烟点着，又给自己点着。

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香烟，吐出一圈烟雾，说：“这个问题可是大问题哟，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，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，撤了他的职，他很不服气哟。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，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。如果他们翻案，就是我们错了嘛。大跃进，人民公社，三面红旗都该拔掉，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，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，所以说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《海瑞罢官》就是右倾翻案的产物。他的要害是罢官。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，敢于为民请命。二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，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。1959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。所以有人就借古讽今，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哪！”

江青抽出一把檀香扇，轻轻地为毛泽东煽着风说：“他们的这个鬼名堂我早就看出来，可北京市委把这个问题捂得可严呢。在北京我给李希凡暗示过，就是那个敢批俞平伯的‘小人物’嘛。他都不敢碰吴晗嘛。因为吴晗身后有一堆人哩。”

张春桥马上接着说：“只要毛主席下令，就是上刀山、下火海我们也敢干！文元同志和我这次是下了决心了，生死都与主席在

一起，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。”

“不过，我的这些话你们不要向外传达，有些事还得等等看，还得和其他同志们通通气，不然就会走向反面。你们懂吗？”毛泽东站起来，伸出右臂作了个有力的手势，“不要以为我们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不，党内真正懂马列的并不多哟，真正的左派是少数，少数么。”

张春桥、姚文元从中南海出来，已是清晨3点多了。回到宾馆住地，两人谁也睡不着。毛泽东的话，在他们耳际轰鸣着。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刻是惊喜？是兴奋？还是得意？或者兼而有之。虽然话没挑明，但他们都隐隐感觉到，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了。这场运动，比反击胡风集团、甚至比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要激烈，还要曲折，还要伟大。他们暗暗地庆幸着，在这场斗争中，他们已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

彭真轻松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静静地听着毛泽东的讲话。中央工作会自9月18日开幕以来，到今天已经快一个月了。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，但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的次数并不多，今天显得格外庄重，中央委员差不多都来了。

毛泽东轻声问道：“同志们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，你们怎么办？”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微笑着道：“这是很可能出的，也是最危险的。辛亥革命后，袁世凯称帝搞复辟，蔡锷就在云南起义造他的反。所以如果中央有人搞修正主义，我就希望你们从底下起来造反，像孙大圣一样。”

话音虽然不高，却像重锤似地猛砸在彭真的心上。他一怔，刚才的轻松气氛不翼而飞了。他的目光渐渐转向毛泽东身旁的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的脸上，他们都像往常那样注意

倾听着，像听讲故事那样安详，没露出丝毫神色。

“总书记，今天主席讲的许多话，叫人捉摸不透哟。”散会后，彭真跟进邓小平的住处，直截了当地说。

邓小平爽朗地笑道：“有啥好捉摸的，心中无鬼事，不怕鬼叫门嘛。今天开了一天会，得换换脑筋了。你打个电话叫教授来，我们饭后好好打一次桥牌。”

彭真知道他说的“教授”就是指吴晗，忙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他来不了，他现在的压力很大，很大呀！”

“什么压力？”

“他听到风声说有人准备批判他写的《海瑞罢官》，所以这一段很苦闷。”

邓小平收敛了笑容，说：“那出戏是马连良主演的吧？我看过，没啥错误嘛。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，对人家一知半解，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，好自己出名。”他给彭真递过去一支中华牌香烟，很生气地说：“你告诉他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照样打牌！”

吴晗接到电话，很快赶来了。同他一起来的，还有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。

邓小平眼里泛着亮光，高兴地说：“咱们四个人，正好一桌呀！我这个人，打桥牌就是最好的休息。来，来！”

四人说笑着顺着铺着地毯的花岗石楼梯拾级而上，到了一间素雅、宽敞、舒服的房间内，马上摆开了打牌的架式。

吴晗几次出错了牌，彭真看出了他内心的焦虑不安，就故意满不在乎地拍了他一下臂膀，说：“教授，别紧张，总书记刚才还向我夸你的文才，说你是文化界的左派哩。”

“就是嘛！别说批判你的人还没有跳出来，就是跳出来也没有啥。我们党内从来是有批评的自由，也有反批评的自由嘛。我从欣赏彭真同志的那句话：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’。不平等讨论就

发现不了真理。”身强力壮的刘仁说。

邓小平捏着手中的牌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看来今天的娱乐是搞不下去了，你们是想打政治牌呀！”

吴晗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了桌子上：“总书记，今天实在对不起了，我没有一点点打牌的心思，我……”

邓小平放缓了语气，说：“教授，别这么长叹短吁，凡事都要乐观些。怕什么，天还能落下来，即使天掉下来，还有他们这些大个子顶着嘛。我今年61岁了，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，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，经验无非两条，第一不怕，第二乐观，向远看，向前看，一切问题都好办了。”

彭真笑了笑说：“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，对大事心中有数。”

这时，吴晗的脸上肌肉才松弛了些，心情逐渐平静下来。他把桌上的牌重新收拾起来，不好意思地冲着邓小平、彭真笑笑，很认真地打了起来。

中央常委会议4点半结束了。争论得很激烈。但毛泽东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后，大家都不再吱声了。

彭真列席了会议，毛泽东讲话的时候，他递上去一张纸条，要求和他单独谈谈话。毛泽东温善地朝他点点头，打着手势继续讲着话。一直到散会后，他朝彭真打个招呼，和他并肩进了一间休息室。

毛泽东打个哈欠，在沙发上坐下，亲切地问彭真：“意识形态的斗争你打算怎么搞呀？北京是首都嘛。全国各省、市都看着你们呢。”

“解放16年了，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。”彭真恭敬地坐在毛泽东对面，汇报完工作后，接着说：“我想我们还是多保护一些文化

界的朋友或历史学家好。有人把我们的史学界看得一团漆黑，这太影响情绪了。”

“你指的是谁？”

“还是不提名吧。”彭真笑了笑，说，“我这个人性情直爽，从来是对事不对人的。”

“你肯定指的是江青他们嘛！”毛泽东自己点燃一支烟，很有滋味地吸了几口，又弹弹烟灰说：“我也不同意她的一些看法。我们两个人，她是她，我是我，她并不代表我嘛。你对她有什么意见可以找她直截了当地提嘛。同志们之间有不同的看法，是正常现象。你和洁清的意见难道都一致吗？不一定嘛。”

看到毛泽东随和、亲切的样子，彭真的谨慎、小心的防线立刻破除，他把身子向前倾了倾，说：“主席说得对！北京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同志是有些反映。大家总觉得她有些强加于人，比如‘样板戏’的提法就不太科学嘛。京剧革命的成就最好让我们的后代去评价。”

“她的问题难道比一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严重？”毛泽东把身子往后一仰，说，“左派也要整风，不过得往后推。现在最要紧的，是要展开对修正主义的批判。”

彭真一时卡了“壳”。他把手中的笔记本打开，说：“市委正准备就这个问题开一次会，我们计划……”

“吴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毛泽东打断他的话，像谈心似地随口问。

“表现不错。这几年来一直和我们党靠得很紧。”

“他的《海瑞罢官》你看过吗？”

“看过。”

“有问题吗？”

“我没看出什么大问题。作为明史专家，他对海瑞倒是很有研

究的。”

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，挺直身子说：“看来我们也得保护几个历史学家，不然我们的学术界真要一团漆黑了。不过对吴晗你还是再了解一下，我等着你的报告。”

“这事我和小平同志议过，他对吴教授也很了解。”

毛泽东立刻注意起来：“你们议过这码事？找过少奇同志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彭真站起来，说，“主席开了一天会，还是早点休息吧！”

“休息？”毛泽东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作出了送客的姿态。

汽车沿着笔直的长安大街行驶着，穿过雄伟的天安门，穿过庄严的中华门，又进了那古老而弯曲的街道。彭真很喜欢这个古老的城市，他亲眼看着它发展起来，16年中已经变成了他的故乡。城市一年比一年更好，更清洁，更美丽。他想，我要再干上10年，一定把北京建设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城市。

回到家里，他在沙发上躺了十几分钟，回想着主席的每一句话。他觉得，主席讲得入情入理，闻不到什么火药味。

电话“嘟、嘟、嘟”地响着，彭真很敏捷地抓起话筒：“不错，是我！什么？今天的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的文章，是谁写的？姚文元？他是什么人？”

对方叽哩咕噜说了半天，彭真握听筒的手心里都冒出了冷汗，他把话筒放下，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半晌，他才想起什么，重新拿起电话，接通了秘书办公室：“喂，小黄吗？给我找一张今天的《文汇报》，对，就是11月10日的，马上送到我办公室来！”

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